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咸豐五年。乙卯。五月。甲子。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富勒洪阿呈稱。由烏魯蘇木丹坐卡佐領烏清阿與尋江採信驍騎校德克登額等呈報。在小黑河處前後。遇有俄囉斯大船十七隻。小舢舨船三隻。經該員等查問。俄囉斯言語不通。富勒洪阿當即督率官兵。由江前往探視。適與俄囉斯船隻相遇。兩造交言。互相不懂。該夷隨將伊國字文一紙遞出。復手舞足蹈。當時查其情形。似屬落後船隻。是以放行。並將該夷字文一紙。呈報前來。惟該夷復遞字文。實不知係何鉅細。理合將該夷字文。封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辛未。吉林將軍景淳奏。先後接准黑龍江將軍咨開。現有俄羅斯人等乘船由黑龍江。陸續經過。據稱前赴東海。防勘喚夷前來等因。隨咨三姓副都統圖欽。轉飭沿江各卡。不時巡防。並查探有無經過人船。當據該卡領催淩春等報稱。四月二十日黎明。有俄囉斯大小船二隻。由黑龍江駛入松花江。順游東下。該領催帶兵尾隨。查得大船載有四十餘人。小船載有三十餘人。向其查詢。言語不通。看其手指之狀。似欲下駛。並有續來人船之意。現已安靜東行

等情。呈報前來。查該夷經過沿途。雖無滋擾情事。惟夷性
詭譎。未敢稍事疏忽。仍令三姓副都統。密飭嚴防。
硃批。知道了。
丁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由理藩院呈覽之俄夷呈遞黑龍江將軍夷字
一紙。詳加披閱。係俄夷商辦立界。委員現已抵松花江候辦。著
吉林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各飭委員。迅速起程。前往松
花江。會同俄夷委員。公同商辦。務須持以正理。示以大義。俾得
遵照舊例辦理。斷不可令俄夷疑貳。致啟釁端。俄囉斯來文。著
一併鈔給閱看。

己丑。吉林將軍景淳奏。准三姓副都統圖欽咨稱。守卡領催凌春等續報。四月二十一日辰刻。見有俄嚾斯大小船七隻。裝載牛馬五六十匹。男婦一百五六十名口。順游東下。並據前次派往赫哲地面。偵探夷情之甲兵圖奇山德清阿。慶德等回稱。去冬奉派雙裝前赴闊吞屯等處。見有俄嚾斯蓋成房十八所。未蓋成房十餘所。約有男婦一百三十餘人。詢之附近赫哲人等。僉稱該夷俱屬安靜。伊等旋回。途遇該國人船。先後過境。亦無騷擾情事。復准該副都統咨稱。據續派黑河口守卡防禦春福。委前鋒校台凌阿等報稱。四月二十五二十七等日。有俄夷大船六十九

隻。艤舭小船十二隻。自黑河口擁出東駛。經該員等跟蹤查探。夷船裝載牛馬豬羊等項牲畜。男婦一千數百餘人。向其追詢。言語不通。均已安靜下往。委無滋擾別情。並據訪查烏蘇哩口之佐領富克精阿所報。亦屬相同等情。並與黑龍江將軍咨文相符。仍令該副都統督飭官弁。不時嚴防偵探。

硃批。知道了。

六月。乙未。吉林將軍景淳奏。俄夷現赴松花江。候辦分界事宜。理應飭令各委員。前往會辦。惟吉林黑龍江兩處委員。已赴格爾畢齊河等候。該委員等。或尚在彼處守候。或

已折回。尚未接據確信。至庫倫所派委員等。是否尚在恰克圖等候。亦未接據咨文。現已飛飭吉林黑龍江各委員等。即行折回。由彼處就近迅赴松花江下游。與俄酋東公會辦分界事宜。俟得有庫倫委員等起程確信。再行備船前往接濟。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俄酋現赴松花江。候辦分界事宜。已飭庫倫印房章京惠麟等。於六月初十日起程。迅速前往松花江。會同吉林黑龍江各委員。商辦分界事宜。並面諭委員惠麟等。與俄酋會辦時。務曉以大義。均照舊例辦理。勿使該夷生疑。免啟釁端。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景淳奏稱。會同俄夷商辦立界之協領等。業經調回。由黑龍江水路。直抵黑河口。乘坐吉林船隻。前往松花江下游。會同俄夷委員。公同商辦一摺。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遵旨派員起程。已赴黑龍江等語。著該大臣迅速知照吉林黑龍江將軍。景淳原摺著鈔給閱看。

己未。吉林將軍景淳奏。准黑龍江將軍咨覆。飭赴松花江會辦查分界址委員。已行劄調。並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該處委員。於六月初十日間起程等因。詳查格爾畢齊河。至黑龍江口。其程無憑計算。前詢委員云。約需月餘。自黑

龍江口至闊吞屯。約五千餘里。又距東海尚有數十里。今兩省委員。由格爾畢齊河折回。已費時日。庫倫至黑龍江口。不下四千餘里。該處委員。如星馳前來。約在七月中旬以後。若再令八月初三日以前。趕至東海。是限不及月。而欲行八千餘里之遙。其勢實有不能。豫思及此。隨咨三姓副都統。詢以人船如被凍阻。有無別道可通。過秋設不及回。能否設法接濟。據覆皆係水路。委員等如被凍阻。無法運道接濟。今已六月下旬。兩省委員尚無行抵何處之信。即庫倫委員。亦未至齊齊哈爾城。如刻下趕到至黑龍江口。亦需十八九日。即使逾限趕往。不惟該夷早經旋回。

而封河在即。假道無由。統計差去官弁。不下四百餘名。儻被凍阻。必受飢寒。是非徒無益。而又滋害。籌思至再。惟有擬請改於明年春融。即速前往會辦。並請

旨飭下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令各委員等。先行轉回。由理藩院行知該夷使。一體遵照。

景淯又奏。查俄羅斯分界一節。若不豫為咨定準期。年復一年。終不能竣事。或致該夷藉此生端。所關匪細。即本年原定恰克圖會齊。乃該夷帶領許多人船。入黑龍江。由松花江往東海。並不遵赴恰克圖。輒敢請在松花江商辦。以致各委員徒勞往返。是今年之不能會辦。實由該夷使然。

可否即由理藩院豫咨該夷。商定準期。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會勘交界。往返非時。請俟明春再辦一摺。此次會勘俄羅斯交界。往返更改。為時已久。今該夷使。既在松花江口等候。且吉林黑龍江委員。均已自格爾畢齊河折回。其庫倫委員。據稱七月中旬以後。亦可趕到。是八月初三日以前。各委員必可在黑龍江口會齊。若再行改期。誠恐該夷有所藉口。轉不能依期前來。此時原不必竟到東海勘立界牌。儘可先飭該委員等。在黑龍江口會晤。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一面黑龍江將軍。知照俄羅斯。在松花江等候。即可飭令該委員等。迅速前往會晤。以便定議。安立界牌。所有該將軍請俟明春再辦

及先由理藩院豫咨該國之處。著毋庸議。景淳接奉此旨。著即

知照奕格遵辦可也。

七月。己巳。兩江總督怡良等奏。㖠夷欲助勦洋盜。飭令停

止。

硃批。所辦甚妥。㖠夷之船。豈能任其各處游弈。以捕盜為名。將又

他有覬覦。

辛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據護登州鎮總兵郝上庠報稱。七

月初二日。福山縣之罘島海口。探有三桅火輪船一隻。兩

桅夷船二隻。無桅火輪船一隻。先後駛至。查詢船內通事。

及夷目人等。皆稱上海甯波公雇火輪船一隻。外借夷船

二隻。前來北洋。幫捕盜匪。呈出船照。及蘇松太道諭帖。鈔錄稟請覈示前來。並據聲明該夷船聞盜船在奉天。即日駛往奉天等語。臣查驗船照。係甯波府令商雇火輪船北來捕盜。即蘇松太道諭帖。亦係飭勇船北來。並無借用夷船之語。其為該夷自行違約。混入勇船。影射無疑。今各船已由東洋。徑往奉天。追阻不及。恐在後尚有續來船隻。人數眾多。難保不別滋釁端。請

旨飭令

盛京將軍。查明該夷船。如抵奉天。即理諭南還。並請

飭諭兩江督臣。江蘇。浙江撫臣。查明上海甯波商局。雇用火輪船。

因何致令夷人混入勇船北來。分別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等奏嘆夷欲令兵船赴北洋幫捕海盜。已飭署蘇松太道。諭令該夷。毋庸前往。本日據崇恩奏稱。七月初二日。有三桅火輪船一隻。兩桅夷船二隻。無桅火輪船一隻。先後駛至之罘島海口。據船內通事夷目等。皆稱上海甯波。公雇火輪船一隻。外借夷船二隻。並呈出船照。及蘇松太道諭帖。旋即駛往奉天。追阻不及等語。嘆夷通商船隻。止准在五口往來。山東奉天洋面。皆非該夷應到之地。火輪船雖由商雇。究屬夷船。豈可任聽商民。駕駛北行。致令夷船混跡。怡良等既經諭知該夷領事。著即飭令將北駛船隻。迅速追回。即商雇之火輪沿

亦一體撤回。不准擅向北洋開駛。甯波雇備此船。何以未據奏報。即給照開洋。蘇松太道諭帖。既係給與勇船。何以又入夷目之手。甯波所雇火輪船。既係一隻。何以北來之船。竟有四隻。種種影射。此端一開。該夷任意遊行。何所底止。且內洋盜匪。自有師船勇船勦捕。何必藉助外夷。致令將來藉口。著怡良吉爾杭阿即飭前調挖留各船。迅速北上。與奉天山東合力勦辦。嚴諭商民。不准率行藉用夷力。一面將蘇松太道諭帖原委。據實查明具奏。甯波雇備火輪船。係由何人擅自給照。著何桂清查明嚴參。不得曲為解釋。此項夷船。如仍在奉天洋面。即著英隆恒毓妥為曉諭。令其恪遵成約。剋日南返。儻有要求。務宜正言

拒絕。不可稍事遷就。如現已駛至東洋。或山東洋面。再有續來
夷船。即著崇恩。飭令登州鎮道。一體諭令南還。勿再任其北駛。
並分飭沿海各口岸。嚴密防範。是為至要。
乙亥。吉林將軍景淳奏。遵
旨飛咨黑龍江將軍。並劄飭各委員。依期遵辦。再六月二十九日。
准黑龍江將軍知照。庫倫委員。於六月二十六日。行抵齊
齊哈爾城。次日由該處起身。前往黑龍江城。以便換船駛
赴黑龍江口。其吉林黑龍江各委員。業經折回。現抵何處。
尚未接有確信。
御批。知道了。

癸未。黑龍江將軍奕格奏。黑龍江向無徑行俄羅斯咨文例案。又無驛路可通。今奉
諭旨。行文知照俄羅斯使者。在松花江會議界牌之處。不敢拘泥舊制。誠恐有延時日。查松花江口。距吉林所屬三姓地界毗連。自應將知照俄夷咨文。遞送吉林將軍衙門。就近轉致。方不致誤。除將咨文遞送吉林轉行外。並知照該衙門。將前派委員等口糧。以及應用物件。就近作速籌畫。以資接濟。並飛飭三處委員等。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迅速前往松花江。會晤俄羅斯使者。定擬辦理。復據署副都統富勒洪阿呈報。庫倫委員惠麟等。於七月初五日。行抵黑龍

江城。其由格爾畢齊河折回之吉林黑龍江委員富呢揚阿等亦於是月初七日到城。三處委員。即於初八日。由黑龍江城星速起程。

御批。知道了。

吉林將軍景淳奏。准黑龍江將軍洛稱。該省向無徑行俄囉斯洛文例案。又無驛路可通。請將洛文交吉林轉發三姓。行知俄囉斯。方不致誤。查俄夷僻處遐荒。與吉林並不接壤。三姓離吉林一千三百里。距東海八千餘里。吉林與俄囉斯向無通過文移。亦無驛路可通。但此時已七月望間。去八月初三甚迫。若吉林又復推諉。輾轉稽延。勢必更

致遲誤。當即飛咨三姓副都統。令其迅速遞送。查三姓至

赫哲費雅喀。僅至三千里外之莫爾齊地方為止。此次遞

文。須抵至東海。現囑該副都統。無論難易。不得再將原文

送回。惟刻下計至八月初三日。僅十餘日。若專賴三姓遞

送。恐緩不濟急。可否

飭下庫倫辦事大臣。就近補行知照。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吉林將軍奏與俄夷商立界牌。改於明春再

行辦理。當經降旨。仍令各處委員等。赴黑龍江口。將應行商辦

事件。詳細籌辦。即飭黑龍江將軍奕格。轉行知照俄國使臣。令

其在松花江等候。該委員等。迅赴松花江。會同議定立界事件。

茲據景淳奏准黑龍江將軍奕格文稱該省向無行文俄夷之案等因。而吉林亦少可通之路等語。著該將軍將知照俄夷之件。交委員帶往松花江。便中行知俄夷。並着德勒克多爾濟等迅速補行俄囉斯國薩納特衙門。令俄夷在松花江等候。以便會同各處委員。商辦設立界牌事件。

八月。甲午。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奏。准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開。咸豐五年。正月初十日。有海船一隻。來到該國。據稱係咈囒哂國船隻。要留醫士一名。善士二名。學習球語。祈為允准等語。隨即飭官具由固辭。該咈酋不肯聽從。於十五日強留咈人嘫啉。吽唎。𠹌喀𠹌三

名。華人葉桂郎一名。開船回去。三月二十一日。又有該國船隻來到。攜帶所留啡嘶一名而去。查道光二十六年五月間。有啡國船隻到來。將咍哆嗱留國而去。業經移咨詳蒙查辦撤回在案。今有該國船隻再來。撥人留國。其心難以窺測。至於唊夷唱呷嗷。仍在該國騷擾未息。就祈告諭唊酋啡酋。迅撥船隻。接回逈邏人等等因。臣等查唊啡兩國夷船。先後駛赴琉球。或留或去。致令該國王世子驚疑畏懼。呼籲頻仍。自應俯如所請。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臣葉名琛查照。就近察看情形。相機開導勸令唊酋啡酋。及早撥船接回。以示懷柔。

御批知道了。

浙江巡撫何桂清奏。上年粤東不靖。艇匪盡趨浙洋。甯波海口。貿易商船。多被伺刼。因僱用火輪船護送。每次需費不貲。該商人擬以數萬緡。購買火輪船。為處常之計。臣到任後。據署甯紹台道段光清來省面稟。臣查該船有兵火輪商火輪之分。粤東商人。嘗購買商火輪。以資護送。東南洋面。在在皆有。甯商欲仿照辦理。亦勢所不能禁。但不能官為奏辦。並不准用夷人駕駛。以杜該夷商遞書干請之漸。本年四月間。據甯商向粤東商人購買單火輪船一隻。自僱閩廣得力水手。管駕護送進出商船。並因山東石島

洋面有該商承運漕船被劫之事稟請前往緝捕由段光清轉稟到臣當查此項船隻雖不用夷人駕駛而為北洋所罕見即咨會

盛京將軍暨直隸山東奉天各督撫府尹轉飭沿海水師一體知照

御批知道了

壬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卡官不遵交派違例句串俄夷越境糾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徒眾沿路滋事飭令部院章京巴克唐阿等妥為熟商定擬章程在案昨據巴克唐阿等稟稱遵查圖外並無商票陸

續前來零星小販五百餘名○若為驅逐○恐滋事端○現於圖外民戶○均令懸挂門牌○不令增添圖房○添駐商民○現在添設行頭二名○共成十四名○令其不時稽查○如有向俄夷私行貿易○及增添圖房等事○即行報明辦理○如無別故○於每月月底結報○該章京衙門○年終會齊轉詳○以便查覈○行頭如不實力稽查○嚴行懲辦○並派官兵稽查○如有向俄夷私行貿易○立即緝拏○申報該章京衙門○照並無商票赴蒙古地方貿易之例○擬以枷杖○貨物一半照例充公○一半賞給原拏之人○即將該民人驅逐回籍○至夷商諭令瑪雨兒自行辦理○儻官兵不能實力查拏○及有瞻徇別故○從重辦理○

該犯由某卡入境。會哨之人。是否查出。並著查辦各等語。

擬妥呈報前來。相應請

旨照原定章程辦理。如有再行滋事。即將行頭等從嚴重懲。並由

咨行令俄酋。一體管束。以除積弊。並行知烏里雅蘇台將

軍。一律擬定章程辦理。

硃批。知道了。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前因蒙古官兵。與俄夷私行往來。

當令該盟長等。訊明分別辦理。嗣因訊出供辭。種種不符。

且又牽涉多人。恐另有滋事別情。即將奇林卡官革退。以

及兵丁全行更換。札交該盟長等。再行逐一詳訊。茲據申

稱。訊據奇林卡官布彥格呼勒供稱。因馬匹闕草。不能膘壯。難於會哨。商同馬甲多什札布等二十八人。自上年五月初一日起。六月初一日止。均未會哨。嗣因遇著俄夷二名。談及該處茶葉甚少。如能付給茶葉。情願每隻換給羊稽一疋。該兵丁允許。商與眾兵丁。亦皆樂從。定於六月初二日夜間。互相換給。嗣經委員多諾依等。查出轉詳。伊等與俄夷貿易屬實。並未告知外人。情甘認罪等語。餘人供亦相符。查似此句串外夷越境滋事。例無專條。奏結洛結均有辦過成案。此次該兵丁等。越境句串外夷。實屬膽大。藐法已極。管卡官兵。怠玩從事。應請將該卡兵丁。分別重

懲。布彥格呼勒。發往河南。山東。充當苦差。其餘應議職名。造冊咨部。以備查辦。

硃批。該院議奏。

戊申。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英秀等奏。本年七月十四日四更時。突有流民聚集五六百人。將俄囉斯貿易圈子焚燒。集存貨物。全行搶劫。現已拏獲為首流民五名。其餘人犯。仍行嚴拏。查俄囉斯人等。自被火後。均已遠竄。恐該夷等聚眾前來。當即添派官兵。於城週一帶巡查。以防不虞。但城小兵單。不足以資捍衛。隨即備文咨明伊犂將軍。妥派大員前來。會同籌辦。並飭令各卡官兵。不時遠為偵探。

儻該夷如有入卡情形。一面奏

聞。一面咨調各路官兵應援。

諭軍機大臣等。英秀等奏。土匪流民。聚眾焚燒俄羅斯貿易圈子。並搶劫貨物一摺。已諭令扎拉芬泰。派員前往。會同查辦矣。該處土匪流民。將俄羅斯貿易圈子焚燒。搶劫貨物。理應將不法流民。嚴行拏辦。以期息事。何遽張皇失措。紛紛咨調援兵。現在該國。並未率眾前來。即使該國果有入卡報復情事。該大臣等亦當妥密防範。明白曉諭。許以嚴拏土匪。從嚴懲辦。切不可與之開仗。致該國得以藉口。儻或不知輕重。妄啟邊釁。朕惟英秀等是問。為首流民五名。現已拏獲。未獲要犯。仍著嚴拏。並行知

照該國管貿易官。俟伊犁派員到時。會商妥辦。啟釁根由。並著

查明具奏。該大臣等。惟當持以鎮靜。並曉諭兵民。無得驚慌。以

安人心為要。

又

諭。英秀奏。土匪流民。聚眾焚燒俄囉斯貿易圈子。搶劫貨物等語。

據稱。現已知照伊犁。派員赴塔爾巴哈台。會同籌辦。著扎拉芬

泰。即行遴委明幹曉事之員。前往該處。會同辦理。此係土匪流

民。聚眾搶劫。只應實力嚴拏懲治。以服該國商人之心。即使該

夷商等。率眾前來。亦可以理曉諭。告以滋事人犯。現在趕緊查

拏。遵照章程辦理。該夷商等。亦必帖服無詞。何至遽有調兵之

舉。本日已諭知英秀富勒胡善持以鎮靜。不可擅啟兵端。著扎拉芬泰即將現在嚴拏匪犯。及派員前往會辦各情節。就近知會伊犁管貿易夷官。先安其心。一面飭令所派之員。將啟釁根由。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英秀等現已派兵巡防。不知該夷商等是否已有知覺。儻該夷商等本無率眾入城之心。因此轉生疑慮。尤不可不亟為解釋。著扎拉芬泰妥速偵探。即密諮英秀等妥為安頓。不可張皇。並曉諭該夷商等現在添兵。係為查拏匪犯。並非別有緣故。庶可豫釋其疑。萬不可任令英秀等輕舉妄動。率行開仗。致釀事端。是為至要。

吉林將軍景淳奏。辦理分界委員等晝夜遄行。於七月十

六日。至黑河口。已飭各該委員等。由彼處乘船。迅速前赴

松花江下游。以便八月初間。與俄酋木哩斐岳幅會辦分

界事宜。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臣據密採報稱。咦酋咆吟咪酋參

蓮。已於十月內先後俱回抵香港。迨至中旬。參蓮先行來

省。下旬。咆吟坐駕兵船數隻。亦復來省。遣人稟知。訂期請

見。務當在署。方合體制。臣答以正欲相見。無論何處。皆可

允行。惟署在城內。斷難應允。駐省幾及兩旬。亦不再來復

請。至於該酋曾抵天津。欲求何事。終未提及。時值附近省

河各水口○匪船猖獗異常○該酋頓生窺伺之心○每次接仗○
必親往察看官兵勝負如何○並使各夷兵揚言○中國大憲○
如請助勦○不難立即除滅○其實各夷○暗中接濟逆匪大礮
火藥○並代銷贓物○均有確據○迨至十一月內○咆哮聞知佛
山克復○屢見附省各水口○皆獲勝仗○隨駕兵船駛回香港○
麥蓮亦即由粵回國○其在天津所求者何事○該酋回粵後
既秘而不宣○臣更未便先行指破○惟各該酋同往天津○究
竟意欲何為○自應備悉底蘊○方能覈實○因復面諭密探○許
以重賞○務將該酋等○前在天津所求各事○逐一確切查明
稟覆○至本年四月○展轉購覓○始在該夷樓內寫字人處○代

為鈔出各條。除民夷相爭。並復欲進城。及茶棧抽分三條。
曾在粵時。屢次反覆辯論。均經逐層駁斥。以後亦尚帖然。
其餘各條。何以在粵並默無一言。似非盡出該酋之手。恐
在上海時。另有內地奸民。為之代謀。亦未可定。旋即欽奉
諭旨。臣於尚可查辦三條。詳加體察。再四籌思。如民夷相爭一款。
前定條約。已極明晰。查平日民人。從未有憑空與夷人相
爭之事。總由夷人有意欺壓過甚。民人受侮難堪。以致激
成公忿。遂謂地方官審斷不公。即如粵省。道光二十七年
以前。屢波疊瀾。無中生有。每月動輒數起。嘵瀆不休。愈為
遷就。愈恣兇橫。二十八年以後。迄今八載。夷人未敢肆行

無忌。而民人亦遂從此相安。此次該夷所以復申前議者。無非復欲逞其驕橫之勢。無論是非曲直。總欲地方官勉强俯就。倘稍不遂意。便多方恐嚇。勢必欲官與民相為間離。得任所欲為而後快。其心最為叵測。又如上海欲免欠稅一款。上海稅務情形。臣原未能深悉。但聞自失守以後。該夷商出口進口。貨物無可稽查。偷漏者為數頗鉅。咸豐三年冬間。前上海道與𠸄咪咈各國領事官。再三會議。直至四年春間。始議定一切稅餉。俱由各該領事官代為經理。不待官為稽查。其能否遵照條約。按數繳納。尚未可知。至於如何最減之處。尤於通商五口各稅務大有關繫。即

以粤海關通年稅餉計之。各國之出口進口貨物本屬繁多。論其大宗。出口則以茶葉為最。進口則以棉花為最。每值興旺之年。茶葉可得稅銀。總在七八十萬餘兩。棉花可得稅銀二三十萬餘兩。即此兩項稅銀。已居十之八九。其餘各貨物。不過十之一二。儻使一律裁減。該夷等必欲先以此二項為詞。將來如欲查辦。無論上海有無成議。必須令其仍在廣東。妥為籌度。免致有礙全局。又如廣東茶稅濫抽每擔二錢一節。查向來洋商與內地茶客交易。除價值算明外。每擔抽分公用銀若干。作為經費。皆係一定行規。與粤海關收納夷商之正餉。本無干涉。詞因唉夷滋事

之時各洋商一時代為籌墊各款甚急與歷年積欠官項又復甚鉅原因其尚有公用經費銀隨時可以措解旋將洋商裁撤以後公用經費既無所出仍令其分年設法彌補迨道光二十九年舊洋商聯名公稟在前督臣衙門與臣在巡撫任內呈遞查據稟稱遺欠公項向例俱歸生意行用攤還今行用既裁似難復設若不設法稟懇調劑勢必公項終歸無著溯查乾隆年間茶葉俱歸洋商領牌分擇誠實之茶棧代為經手給與定銀作為包莊設立茶用俾資經費一百數十年以來歷久相安彼時茶棧止有數家稽查甚便是以偷漏絕少今洋商裁退新棧雜亂無章

茶務得以走私。稅餉難望起色。職此之由。應請嗣後茶棧。由官給照。方准開設。並明定章程。循照舊用。雖紅茶綠茶。各有不同。總以每擔撥出用銀二錢。彌補遺欠公項。以洋行舊定之茶用。調劑遺欠之公項。既為事出有因。於茶客毫不加增。與夷商更無干涉。若有投充之人。委係誠實可靠。仍由該商等。加具保結。赴縣稟請牌照。准其承充。儻有作奸犯科等弊。亦由該商等。稟請革退。如此則茶之來路。有官棧可查。茶之去路。有保商兼顧。庶幾茶務不至偷漏無猶。新課可期日裕。舊帑可望清釐等情前來。維時前督臣徐廣縉。與臣相商。俯允所請。迨批行懸示後。吹嘛照會

十一次前來。欲令罷議。俱經照覆。逐層駁斥。文喻以後。亦
即不復辯論此事。至此次咆哮欲將廣東已行之抽分公
用。賠償在上海欠繳之稅餉。殊不知抽分出於內地之茶
商。稅餉出於外國之夷商。彼此毫不相涉。總由數年以來。
走私漏稅。未能盡遂其欲。該夷酋藉口狡執。希圖牽混償
能因此中止。庶可飽饜所求也。至咈夷哥士耆來津。並不
提及通商之事。咈夷在粵通商。每年夷船往來。本屬無多。
即如茶葉一項。該國夷商。與內地各商。無甚交易。屢經採
訪。始知該國平日所煎飲者。謂之加非豆。亦夷地所產。即
可代中國茶葉之用。而暎咪等國。則非中國之茶葉不可。

此次咉咪雨酋若在天津稍允所請咈夷除一切必得照行外恐另有懇求之件臣以意揣之咈夷所重惟在天主教一事案查自道光二十六年准其在五口傳教並建立禮拜堂內地民人習教者免其治罪從此內地會匪相習成風一經查拏多稱係該國教內之人伏思連年倡亂蔓延數省即由廣西上帝會而起上帝會乃天主教之別名道光二十九年間曾接咈夷陸英照會內稱前見耆大臣疊經面許將來中國纂修律例所有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一道應行刊入現購得道光二十七年分律例翻閱各條並

未刊入。但見有禁天主教條例。而無弛禁之文。究係何故。

嗣後咈夷。每因四川。雲南。貴州。江西。陜西等省。間有拏獲

傳教者。該夷在粤無不周知。定必求為釋放。謂既允其傳

教。何以又復查拏。其無理之詞。不情之請。俱經臣逐一駁

辦。迨廣西上帝會。擾及湖南。湖北。安徽。江南。直隸。以後咈

夷。間有照會。內稱。傳教係勸人為善等語。臣必痛加嚴斥。

彌國傳教。既勸人為善。何以皆係謀反叛逆之人。該夷始

覺理屈氣沮。較前似稍斂戢。不致大放厥詞。而其心恐有

未甘者。此次來津。既未言及通商之事。其為此事而來。亦

未可知。要知當日准其五口傳教。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

初何料及流毒無窮○一至於此也○查粵省咈夷兵頭○為普
布倫○其哥士者前赴天津○是否普酋所使○以及返櫂○後曾
否來粵○抑或仍在上海○咈夷均未有照會前來○且聞咪夷
麥蓮咈夷哥士者來至天津○皆暎夷吧吟據相約定○咈夷
抵津○已在暎咪兩夷之後○其為暎咪兩夷伎倆已窮○遂不
復置辯○確鑿可信○

硃批○覽卿所奏各夷情狀○實屬明晰○亦能善體朕意○示以鎮靜○不
但杜其無厭之求○並免另生不測○以致擾亂大局○卿其永勵斯
志○忍待軍務悉平○彼時餉裕氣復○朕斷不任其狡獪嘗試○時存
窺測○

庚戌。伊犂將軍扎拉芬泰等奏。本年六月間。據俄羅斯匡蘇勒。移付營務處清字呈單內稱。塔爾巴哈台。挖金民人。在卡外哈薩克游牧阿爾噶依圖等處。刨挖金砂。該國貿易人等。呈明逐禁。因而結讐。於本年五月初五日。聚集多人。聲言搶奪俄羅斯貿易亭子。經人勸散。現仍照舊出卡。恐致生事等情。當於七月初六日。將原單具文。移咨塔爾巴哈台。詳查嚴辦。茲於七月十九日申刻。准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秀。由六百里咨稱。七月十四日夜間。突有金夫及游民聚集五六百人。將俄羅斯貿易圈子焚搶等情。飛報前來。正具覆間。復接該城十六日六百里加緊來文。

現在探得俄囉斯聚眾前來報復。飛咨伊犁撥派官兵。星夜前往救援各等語。當即派委協領阿克達春。酌帶弁兵。星夜前往。如果該夷商尚在卡外。即令趕緊招回。傑已集城下。亟會同該夷官向夷商等推誠布公。善言開導。一面咨明該參贊大臣。鎮靜設備。不可先動兵戈。將拏獲人犯先行監禁。並嚴拏餘犯。追償貨物。使該夷等聽聞輸服。不致回國搆兵。免生大事。又令營務處協領圖們泰哈布齊賢等。即往伊犁夷官處。告知辦法。令其聲息通於彼國。以示大方。庶幾息其爭忿。據該夷官聲稱。彼商人等。既已逃出卡外。未奉該國之令。必不敢進卡私鬧。自向西畢爾處

呈告轉報施行。目下此地辦法公平。該夷官甚為感服。並

囑營務處。亦即移付該衙門。俾知內地業經嚴辦。該國必

肯息事等語。復派弁兵。分起隨探。一面仍選派營將豫備

兵馬器械。一俟聞有警報。立即帶兵兼進。馳往應援。除移

咨該國西畢爾查照外。可否

敕下理藩院。先行飭知該衙門。遵照辦理。

硃批。另有旨。辦理尚屬妥協。汝二人幸不若英秀之張皇失措也。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等奏。派員安撫夷人。備兵策應一摺。俄

囉斯貿易夷人。因與挖金民人結仇。致有焚燒圈子。搶劫貨物

之事。不過細故小嫌。英秀遽行咨調弁兵。不但無以折服夷心

並恐激生事變。經扎拉芬泰等。派員前往查辦。既據該夷官匡

蘇勒呈稱。辦法平允。該商人不敢進卡私關。英秀等。惟當將未

獲各犯。趕緊嚴拏。遺失貨物。按令賠償。庶不至搆兵啟釁。扎拉

芬泰等。雖豫備應援。仍派員先往安撫。不若英秀等之張皇失

措。正與前次諭旨相符。辦理尚屬妥協。本日已諭理藩院。將現

在嚴辦各犯情形。咨行薩納特衙門。該將軍等。一面飭令協領

圖們泰。哈布齊賢。明白開導。並移付西畢爾。令該夷商聽候訊

辦。勿得輕率貽誤。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據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英。領隊大臣富。伊犂

將軍扎咨稱七月十四日有挖金流民將貴國貿易園子焚燒並搶劫貨物等事該將軍等已派兵將滋事之犯拏獲數名並將未獲各犯趕緊飭拏以便嚴訊究辦貴國即傳知領事商人不必驚慌仍照常貿易其犯事之人拏獲後即會同貴國按例究辦可也特此行知薩納特衙門查照為此咨行

辛亥吉林將軍景淳奏五月二十三日准黑龍江將軍咨開緒有俄囉斯男婦數百餘人乘駕大船五十餘隻由黑龍江經過當即飛咨三姓副都統圖欽轉飭沿江各卡不時嚴防偵探並准該副都統咨據黑河口守卡之防禦春

福等報稱六月初八日。十七等日。復有俄囉斯乘駕大船三十六隻。小船一隻。舢舨十八隻。裝載口糧器械槍礮刀矛牛馬等物。由黑河口順游東下。復據訪查烏蘇哩之佐領富克精阿所報。亦屬相同。

硃批。知道了。

壬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秀等奏。俄囉斯貿圈被焚後。該夷尚無聚衆來城情形。查滋事之由。緣塔爾巴哈台西南。雅爾噶圖山。出產草皮金砂。民回自早年偷挖。時聚時散。至咸豐三年八月間。原任參贊大臣豐紳因接部文。議令各處廣為開採。以助餉項等因。雅爾噶圖原在開齋

之內。隨准民人開採試挖。辦理未及數月。即准伊犂來咨。
轉據俄羅斯國西錫畢爾大臣咨稱。適聞民人入我邊界。
在阿拉套山這邊阿爾該圖札圖滿特恩特克蘇等處。是
我們屬下哈薩克地方。伊等占挖金砂。望將該人等。即速
撤回。勿令復入。不然。日後不和之事。起與不起。我們不保
等語。經前任參贊大臣色克通額。查得雅爾噶圖至莫多
巴爾魯克卡倫。不過七八十里。原在開齋之內。由彼迤西。
至勒布什。約有三百餘里。則雅爾噶圖。僅在額彬格遜之
中。是塔爾巴哈台。每年春秋應祭之所。惟因現獲金砂不
旺。將民人全行撤回。以靖邊卡等語。咨呈伊犂將軍去後。

上年八月。復據俄夷屢稱。你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人。查看尋挖金砂之事。稍有不實。我們深知彼處沒有雅爾噶圖山。只有雅爾噶圖河。想塔爾巴哈台每年致祭雅爾噶圖山。或在別處貴卡倫之內。此外我們驚訝者。因何貴處派出查邊界的官兵。竟不按卡倫行走。繞過我們哈薩克游牧。若有遠行。徒自為難。而且哈薩克不知禮。不想易於遇事。雖如此說。此事你們的人。比在我們哈薩克地方挖金。並不關礙我們。無庸議。但貴處挖金人撤回。兩國和氣之道。尤為固守等語。不期七月十四日四更時。有此等無業游徒。糾合土匪等。放火焚燒俄夷貿圈。此即開廠開廠。

前後收撫民回。以致聚眾焚搶俄夷之實在情形也。

諭軍機大臣等英秀等奏俄囉斯夷商與民人啟釁情由自請嚴議一摺。此案民人因挖金構釁。聚眾放火。焚燒夷人房屋。搶劫商物。該大臣等即應立時查拏。分別懲辦。前次奏稱徵調伊犁官兵。已屬駭人觀聽。本日據奏偵探夷情。細察哈薩克情形。尚安游牧。並敘述啟釁根由。稱該民回等聚眾無常。似難一律嚴拏重治。是英秀等辦理此事。實屬毫無把握。此輩匪徒。若不嚴行拏辦。無以折服該夷之心。日久必開邊釁。且匪蘇勒等是否往愛古斯一帶地方。尚無確據。難保其不聚眾前來報復。所稱遠避無蹤。實難憑信。英秀等於邊疆重地。布置一切。尚未合宜。

著扎拉芬㑹諭令派往安撫之員幇同英秀妥為辦理即將未獲各犯設法拏獲秉公剖斷俾夷心輸服不致藉端生事而無業游民亦不至毫無忌憚當持以鎮靜暗中防範毋涉張皇方為妥善

乙卯烏魯木齊提督業布沖額奏接准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咨調官兵旋又來文令暫停止於七月初九日連接英秀限行六百里加緊來文內開本月十四日夜間突有南廠金夫並在城游民五六百人縱火焚燒俄羅斯貿易圈子搶劫貨物探得逃回俄夷聚眾前來報復飛咨刻即撥派救援官兵星夜趕緊催令前來且經費毫無款項並

請撫諭何項。措辦銀數十兩。交領兵官帶來。以資要需等因。當此經費短絀之時。隨即飛咨該大臣。如果該夷人前來報復。善為曉諭開導。務使相安無事。以免勞師糜餉去後。一面飛飭該處接壤文武各員弁。嚴加防範。隨與奎英熟商。遴派滿營官兵二百名。綠營官兵四百名。配帶槍礮器械。正擬具奏啟程間。又據該大臣咨稱。連日偵探該夷尚無前來之信。所有前調應援官兵。暫為停止。俟探聽的確。再為咨覆等因。當今所派官兵。毋庸啟程。隨飭委妥幹員弁。直抵該處。偵探確實稟報。並嚴督官弁。加意操演兵丁技藝。萬一該處有事。即令官兵啟程。星馳前往。既不敢

稍事張皇。亦不敢以該處係伊犁將軍統轄。稍存畛域之見。致誤事機。惟有不動聲色。豫籌一切。以冀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九月。壬戌。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復准塔爾巴哈台咨稱。探得俄囉斯並無前來之信。所調應援官兵。暫為停止。查該夷被流民焚搶貨物。必不甘心。所幸並未傷人。儻能獲犯追贓。未必不可化大為小。但首正各犯。皆未弋獲。恐日久遠颺。將來辦理萬分掣肘。是以馳咨切囑該大臣務即飭屬嚴密訪查為首正犯。仍馳諭該委員在彼設法招徠。並和好該夷官。如能知其貨物確數。亦可稍免將來之

口實○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塔爾巴哈台參賛大臣英秀○於俄囉斯交涉一案○未免過涉張皇○恐難勝邊疆大員之任○本日已有旨○授明誼為塔爾巴哈台參賛大臣○令英秀即行來京○惟明誼到任○尚需時日○若令英秀暫行留任○恐辦理未能妥協○著扎拉芬泰○就近於伊犁斟酌妥員○前往署理○即令英秀交卸來京○該處搶案○俄囉斯是否藉端起釁○尚難豫料○所派署任之員○務擇明白曉事○能合機宜者○方足以資彈壓○俟揀派有人○一面奏聞○一面即令馳往○

丁卯。吉林將軍景淳奏。准三姓副都統圖欽咨。據黑河口守卡防禦春福等報稱。七月二十二日。有俄囉斯男婦二十八人。乘駕樺皮小船四隻。舢舨二隻。裝載鳥槍口糧。自下游駛至卡所旁岸。僅據夷官瓦西列幅嘎普哩羅幅葛嘖胡斯昂如得綽霍畧等。五人報名。餘皆問之不答。造飯食畢。即開行。仍由黑河前進。並無滋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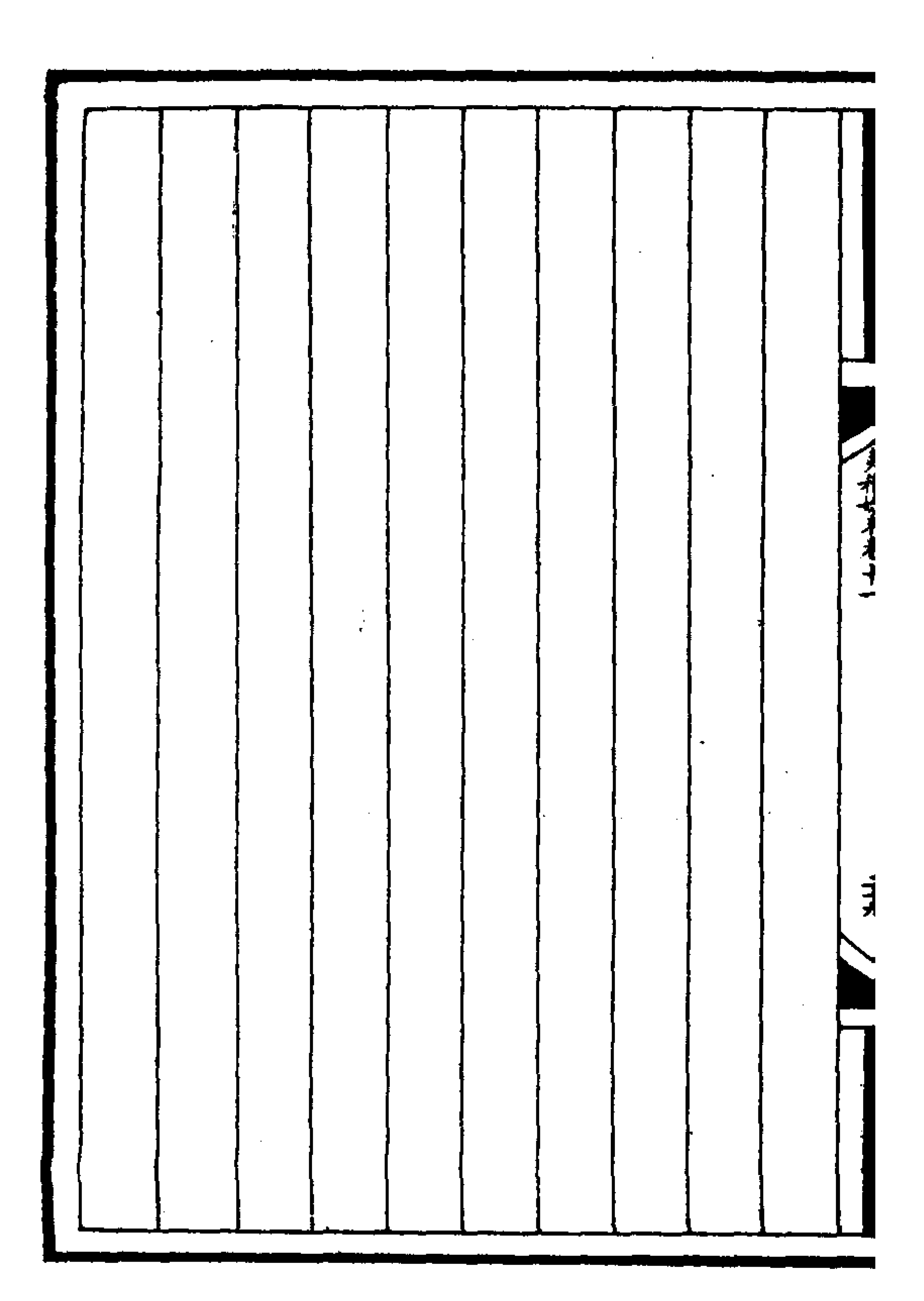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俄囉斯人船。自松花江回行。由黑河口經過一摺。覽奏均悉。會辦俄囉斯分界事宜。前定於八月初三日會議。旋經景淳以知會日期文書。由三姓轉遞。深恐遲誤。當諭庫倫辦事大臣。轉行知照。勿庸改期。並據奕格奏稱。庫倫吉林

黑龍江。三處委員。已於七月初七日。在黑龍江城會齊。初八日起程前往。現在該委員章京惠麟等。究於何日趕到松花江。曾否面議。抑或於原定日期。未能趕到之處。著景淳於得有稟報後。詳細具奏。

庚寅。吉林將軍景淳奏。據委員報稱。八月初二日。馳至莫勒奇地方。天寒水凝。舟楫遲滯。伊等因聞夷使。有定於八月初五六日。由松花江口回行之信。隨將所乘船內。擇輕快者五隻。又借赫哲小船三隻。分駕前進。期於途次會晤夷使。餘船令別員管帶尾隨等語。伏查黑龍江口。至松花江口。約程六七千里。該委員等。於七月初八日。自黑龍江

起程。至八月初二日。駛抵莫勒奇地方。雖已三千餘里。然
祇及行程之半。且江河浩渺。洲島分歧。能否兩還。甸難懸
定。一俟委員惠麟等將何日趕到松花江口。曾否面議。抑
或未能依期趕到。稟報到日。再行覆奏。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咸豐五年。乙卯。十月。壬辰。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准吉林將軍知照。由松花江折回俄囉斯船五隻。入黑龍江口。據署副都統富勒洪阿呈報。有折回夷船。內有鳥槍腰刀等物。由江上行。先後咨報前來。當即速飭該署副都統。遇有夷船往還時。按卡跟送。密為防範。入據署副都統呈報。烏魯蘇木丹坐卡各官等報。有夷船由北下駛。隨問伊國通事。言稱伊等前往東海報事等語。當時巡江官兵等。隨同該船。一併下駛。行至黑龍江城北。適遇由南上行夷船。均在江邊宿歇。隨有上行船。與下駛

船一併下駛。抵止黑龍江城。該夷等下船上岸。據伊通事祭稱請借馬乘騎。分送公文等語。經富勒洪阿用善言開導。實難允行。該夷復請驛路分送伊等至庫克多博卡倫處。伊等便識路徑。往瑪爾兒處。至下駛人等。亦請由驛送至松花江口。方不至誤。又將伊國字跡兼清字一紙交出。經富勒洪阿將夷船交水師兵看守。並將夷人等即在江邊支搭帳房暫歇各等情。呈請指示前來。伏思該夷人性情詭詐。水路已曉。又欲由陸路行走。其間難保無窺探別情。即飭署副都統派令官兵看守船隻。暫給夷人口食。再揀幹員常川巡查。

諭軍機大臣等。奕格等奏。俄囉斯船隻凍阻內江一摺。俄囉斯上下往還船隻。於黑龍江城阻凍。不能行駛。該夷人請借馬乘騎。由驛路分送伊國公文。據該將軍等以夷情詭詐。難保無窺探別情。若陸路程途。復令通曉。設有事端。更難於兩顧。所見甚是。所有俄囉斯夷人請借馬由驛行走之處。著不准行。惟該夷人既因阻凍。在江邊居住。著奕格揀派幹員。帶領官兵。看守照料。所需口食帳房。妥為籌給。毋許該夷人擅離江岸。致有他虞。一俟春融冰泮。即令開駛起程。至內地江面。本不能聽外國船隻往來。前經諭令奕格曉諭該夷。杜其行駛。此項夷船於來年開行時。即著奕格遵照前旨。剴切曉諭該國上下船隻。不得再由

黑龍江往還。以符定制。

乙巳。吉林將軍景淳奏。據吉林委員富呢揚阿等稟稱。七月十六日。伊等與庫倫。黑龍江。委員。會合前行。於八月初二日。至莫勒奇地方。分駕輕船駛走。初八日。途遇委員台恆等。回稱。初三日在闊吞屯。會見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福。聲稱。伊不日乘船西上。各委員毋庸下往。並給清字回文一紙。所言與台恆等。口述相符。伊等恐有狡詐。於初十日趕至闊吞屯。停住船隻。見該處廣蓋房間。占居俄囉斯多人。一見伊等到彼。放礮三十餘聲。排列槍刀各械。旋有通曉清語之俄囉斯克哩木薩奇等。告稱固畢

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身受風寒。不能接見。期於明日會晤等語。十一日巳刻。伊等同至木哩斐岳幅船上。商議分界事宜。見木哩斐岳幅避入後艙。詢之克哩木薩青嚟稱木哩斐岳幅身受風寒。難以支持。容俟申正再晤。隨將伊等引至所蓋住房。俟至申刻。另有固畢爾那托爾雜惟庫文官二名。一持夷字。一持清文。當眾口誦稱自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分與俄囉斯人占居。設卡守護。夏由水路乘船。冬則冰上騎馬。上下不斷行走等語。伊等聲稱黑龍江松花江俱係

天朝地界。該夷官無言可答。但稱俟覆木哩斐岳幅再定。迨十

二日。復有俄囉斯西斐葉爾別幅等送到清字兼夷字印
文一本。內載與上次口誦文字相符。十三日。始晤見木哩
斐岳幅。和同商酌。該夷取伊國圖式。指稱原定界址。自格
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俄囉斯屬
界。今應耽和。將黑龍江左岸。以及海呂分給該國守護等
語。伊等以黑龍江松花江左邊。有奇林鄂倫春赫哲庫葉
費雅哈人等。係為我
朝貢進貂皮之人。業已居住年久。該夷口稱。所居人等或收
去。或仍在彼。應由
大國酌量。仍將印文攜回轉聞等語。伊等因其言語不通。礙

難商辦。即於是日折回。所有現辦大概情形。合由途次先行稟報。及俄羅斯清文。一併呈送前來。至其中詳細。容俟

三省委員。會報到日。另行專摺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分界委員。會晤夷使。先行稟報情形一摺。吉林委員富呢揚阿等。與庫倫。黑龍江。委員。會合前行。途遇先遣迎探之委官台恆等。向稱在闊吞屯地方。會見俄羅斯夷人木哩斐岳幅。取出伊國圖式。指稱原定界址。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俄羅斯屬界。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守護等語。黑龍松花兩江。皆係

中國地界。何得請給該國。顯有窺伺侵占之意。至該夷使所稱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係該國地界。有無確據。上年景淳奏。欲令該委員等。前往東海。將立碑分界處所查明。此時三省委員。會同前往。如果查明立碑處所。即可杜其覬覦。至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其為中國地界。確然無疑。該夷膽敢欲求分給。居心叵測。恐犬羊之性。難與理論。著景淳作為己意。告以中國法制森嚴。守邊大臣。於邊界事宜。違例奏請。即應革職治罪。斷不敢據爾國無理之言。冒昧入奏。自干罪戾。其闊吞屯所蓋房屋。既以防堵暎夷為名。止可暫行借住。至費雅哈人等。居住年久。斷難令其移居。景淳俟會勘委員。如何回

慶。即一面剴切曉諭該國。一面將辦理情形。密為馳奏。切不可

告以業經入奏。請旨辦理。以致該夷妄生覬覦之心。一旦有旨

拒絕。轉致激生事端。此事關繫重大。該將軍務當遵照此諭斟

酌盡善。相機妥辦。是為至要。

庚戌。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前派協領阿克達春馳往

塔城。查得該處回人等。因出卡完金。夷人告官禁止。遂扶

嫁於本年五月間。聚集多人。向該管章京薩碧屯衙門。稟

告滋鬧。經該參贊大臣開導飭禁。嗣復倡言要搶俄囉斯

貨物圈子。又經鄉約人等阻散。該回民等逃後數日。人來

報稱。俄囉斯有聚眾傷斃多命之事。經參贊大臣派委薩

碧屯等前往雅爾噶圖查看。因未見夷合及死屍蹤跡。是以旋回。迨至六月間。尖有回民徐添堯等背來死屍二具。稱係俄囉斯所害。該章京以並無指証。未准相驗。旋於七月十四日。該回民等更復集聚三四百人。揚言定要放火燒搶夷人洩忿。遂於是日夜四更後。羣趨夷房。點放柴火。一面動手搶貨。該夷人一見火起。立時奔進。回民等亦負貨各散。次日火息後。有閑雜貧民五人。在地上檢拾殘貨。經地方官等獲管押。並將在地遺貨。檢交安集延買賣人鄉約瑪海。暫為收管。其該夷眾等。當夜隨同夷官。逃出卡外後。至今未來。其滋事首從各犯。至今亦無一獲。轉有回

民徐添莧等十餘人。向該委員投遞連名呈稟。具控該處
章京薩碧屯等通俄夷害人等語。經該員將原呈交與該
處參贊大臣查訊。一面回伊請示。並催該參贊咨送原呈
前來。並無兩造供詞。虛實均應質訊。體查情形。該城土匪
流民等。挾仇爭鬬。原屬細故。但滋事兩月之久。任其聚散。
不免有恃眾相抗之勢。觀其具呈之人。安知非燒搶之輩。
既不懼罪遠颺。復敢出頭告狀。甚屬膽大。今該城如果重
治嚴拏。恐未必帖服就捕。更難保不滋事端。惟有就其遞
呈之由。先將辦理不善之員參處。一面出示。權為安撫。以
散眾心。並即傳喚原告數人。來至伊犁。然後遴選幹員。詳

推確審。務在得其真偽。方能從此究賊追贓。俾俄羅斯心服前來。再行查其事勢。次第籌畫。請將塔爾巴哈台前署糧員即補防禦薩碧屯管理夷商圈子筆帖式阿爾善均先行革職。並將委營長禧祿佐領薩炳阿筆帖式和翎額均先行解任質審。一面揀派協領哈布齊賢理事同知文昇防禦克新泰等三員。貴示前往。各量其才。令其辦理安民驗屍提集人證訪緝案犯查將夷貨各項事宜。並委令通判銜沈壽曾等悉心審案究辦。又令圖們泰等行文西畢爾衙門。並囑此地匡蘇勒官。從中亟為解釋。令逃出之夷官夷商等仍至塔城。會同哈布齊賢清查所失夷貨至

薩碧屯素與夷人相善。阿鄉善亦熟習該夷情形。將來責令該二員專辦夷貨夷商之事。如果辦理妥協。准其將功抵過。否則加等治罪不貸。仍飭該委員等到彼留心查看。一面設法拏匪搭贓。一面仍籠絡夷官。探詢夷商等是否在愛古斯一帶。該國有無人來。再行續奏。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等奏。查明塔爾巴哈台回民燒搶俄夷情形。設法辦理一摺。該回民徐添苑等。挾俄羅斯夷人阻止究金之嫌。屢圖滋鬧。至七月十四日夜間。遂敢聚眾燒搶俄夷房屋貨物。迨該將軍等。派令協領阿克達春等。前往查辦。徐添苑等輒敢投遞達名呈稟。控告章京薩碧屯等有通夷害人情事。若

非該章京等平日約束不嚴。臨時復辦理不善。何至該回民等肆無忌憚至此。且事經兩月之久。案犯未獲。尤屬不成事體。扎拉芬泰等奏稱。就其遞呈之由。將回民等傳至伊犁研審。並先將該章京等參處。然後將究賊追贓等事。次第籌辦。所見均是。著照所請。塔爾巴哈台前署糧員即補防禦薩碧屯。管理夷商圈子筆帖式阿彌善。均著革職。委營長禧祿。佐領薩炳阿。筆帖式和綳額。均著解任。交扎拉芬泰等。歸案審訊。務將該回民等燒搶貨情。嚴究懲辦。薩碧屯等。如何辦理乖謬之處。並著嚴行確究。無稍寬縱。其揀派協領哈布齊賢等。前往該處驗屍緝犯。查撥夷貨。及行文西畢爾衙門。並著臣蘇勒官。從中解釋。令進

去之夷官夷商仍來塔城會同委員清查貨物各事宜均著照擬辦理事關民夷交涉扎拉芬泰等督率委員分投查辦務應從公斷擬事事持平使該夷人等誠心悅服勿因細故致啟釁端是為至要

壬子吉林將軍景淳奏三處委員與俄酋木哩斐岳幅會見告以當初自興安嶺山背至東海為界山陽地面為中國所屬山陰地面俱係俄國所屬烏特河為公中之地再將近海一帶地方亦定立邊界更屬有益有理藩院與薩納特咨文為憑並將原文與之閱看據該夷稱黑龍江係由俄國發源理應將左岸均為俄國地界烏特河松花

江○既未分界○即將松花江左岸○分給俄國○所有左岸居住

屯戶人等○應如何管轄之處○

大國酌核辦理○委員等即以舊定章程○與之辯論○該夷復言

精奇里等處○雖屬中國地面○惟冬夏至松花江口○道路難

行○亦應分給俄國等語○委員等答以不遵舊制辦理○不但

有傷和好○我等亦不能擅專○該夷即言你等可將咨文帶

回照辦○固守和好之道○防堵英船前來○亦與中國北方有

益○你等回去○作速回覆○委員等公同商酌○如不接收該夷

文字○恐別生枝節○是以向該夷言明○接收此文○尚須轉折○

究於何時回覆○不能預定○言畢即各回船○該夷送至江岸

而回。再委員吉爾哈善。逢閒往返。留心查看關吞奇喀等

處。見有夷房。將及百間。並有土木等工。及修造軍器等事。

東南西北兩山。設有礮位。逐日演放。顯係有意侵占。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濇奏。派出委員。會同俄夷。辦理分界事宜

情形一摺。當經寄諭景濇。如三處委員。立碑之處查明。即可杜

其取巧之意。至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實係我國所屬無疑。俄夷

意在分占。居心甚屬詭詐。著景濇。作為己意。告以我國立制綦

嚴。為因邊界事務。違例奏請。即應治以革職之罪。斷不敢將爾

國無理之詞。率行入奏。其關吞屯蓋房。藉口防堵。只可令其暫

住。至費雅哈人等。居住有年。礙難遷移情形。著詳細諭知俄夷

斷不可告以業經入奏。除分寄黑龍江將軍奕格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外。並著飭令景淳仍遵前旨。酌量辦理。斷不可另生枝節。

十一月。庚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淳奏。據會勘分界委員稟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船蓋房。以防備暎咭唎。珐琊恰為名。並欲自格爾畢齊河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止。指為伊國分界。又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守護等語。已諭知景淳作為己意。曉諭該國。恐得重罪。不敢入奏矣。本日據奕格等奏。俄夷不遵舊章情形。即係景淳所奏之事。而聲敘較詳。如所稱興安

嶺山陽流水之源○皆係中國屬地○山陰流水之處○始是該國地面○可見興安嶺陽面○本非該國分界○即據該夷聲稱○亦知景奇里西里木的卞滿各河等處○為大國地界○惟因該夷陸路往來不便○故欲分給伊國○其狡賴情形○顯然可見○惟由理藩院檄諭○恐該夷明知業已入奏○設仍桀驁不遵○礙難辦理○仍著遵照前旨○作為奕格景淳德勒克多爾濟三人之意○會銜公具文移知照該國○告以此次勘定分界○只可將先前未設界碑之地○商酌勘定○若將已定界地○混行分撥○我等因此身獲重罪○與爾國亦屬無益○況薩納特衙門○前次咨會○即係爾國來文○豈能作為應毋庸議○所備公文○即由庫倫交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轉交薩

納特衙門可也。至現在該夷一味狡詐。固不可激切起釁。而吉林。黑龍江。庫倫邊界地方。仍宜不動聲色。密加防範。儻該夷續有情形。再行密奏。仍不可將業經入奏之處。使該夷聞知。該夷所稱唊咈兩夷兵船。常欲侵入江口。並著奕格。景淳。密加查訪。是否實有其事。抑係該夷虛詞狡飾。奕格所稱從前分界。以山陰山陽為斷。是否係界牌原文。德勒克多爾濟處。已另有寄諭。該將軍等。即迅速會商妥辦為要。

又

諭。昨據奕格等奏。會同俄夷辦理分界情形一摺。詳細披閱。與景淳前奏。大畧相同。德勒克多爾濟。久膺封疆。辦理俄夷事件。甚

屬得宜。著該大臣會同吉林。黑龍江將軍。體查委員所稟情形。

作為奕格。景福。德勒克多爾濟。三人之意。即於從前未立界牌

之處。尚立界牌。儻於定界妥算分占。即云我等於此事。已獲重

咎。於爾國亦屬無益等語。公同撰擬咨文。由庫倫解送固畢爾

那托爾轉行薩納特衙門。此案關繫甚重。該大臣務遵前旨。作

為己意。杜其取巧。斷不可將已經入奏。遵旨辦理之意宣露。

丙寅。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據富

勒洪阿陸續報稱。本年四月二十五五月十二十四六月

十二七月十二九月十三等日。俄羅斯船隻。先後由黑龍

江經過下駛。共大小船隻一百二十六隻。夷人男婦大小

二千餘名。軍械牛馬口糧等物。均經該員親帶官兵攔阻。即向夷人通事等。剴切曉諭。用善言開導。伊等聲稱業經到此。實難折回。並有要事。前往東海存居。伊國長官木哩斐岳幅等。聽候與英咭唎爭戰等語。彼時該員瞻視夷人。多有不遜順者。誠恐滋起邊釁。是以將船隻均各放行。復據富勒洪阿呈報。陸續由東海折回。順江上行。俄囉斯火輪船一隻。小舟十一隻。抵至黑龍江。經該員攔查。船內人口五十餘名。內夷國所管奈瑪爾男女各二名。並載有鳥槍腰刀口糧等物。仍剴切曉諭夷人。本省奉有

諭旨。准其放夷人回國。以後再不准夷船由黑龍江下駛。仍令遵

照舊制。自外海行駛之語。向該夷明白曉示。當時夷人等
不但未有回言。而面露怒色。立即開船上行情由。呈報前
來。隨查吉林來文內稱。由松花江入黑龍江上行俄夷船
內有鄂倫春男女各二名。今富勒洪阿呈報來文內聲明
查係俄國所管奈瑪爾男女各二名。並非本省所管布特
哈鄂倫春之人。迨至九月間。又據該員呈報。俄夷船隻。先
後由黑龍江經過。並無滋生事端別故。惟於九月初七日。
有俄夷自東海順江上行回伊本國船五隻。夷人二十二
名。載有器械口糧等物。適遇冰牌一湊。不能上行。又於十
三日。由俄國順江下駛。前往東海夷船一隻。夷人七名。亦

有器械口糧等物。至黑龍江城。正遇冰凍不能下駛。該夷俱向富勒洪阿借馬乘騎。欲由陸路行程。該員未允。復開導伊等。暫存數日。聽候回文等情。復據該員飛報。又於十月初百至初六等日。有由東海順冰岸折回俄夷一百零二名。步行背著鳥槍一百零二桿。腰刀八十八把。長矛八十二根。並有火藥鉛丸口食等物。詳細查問通事。因何步行折回。通事聲稱。伊等來船二十一隻。在不知地名處被凍。隨派弁兵在江岸支搭帳房。安置先到夷人一處存居。酌給口食。並將先後所奉

諭旨。剴切曉諭。又言兩國和好。已歷多年。現在本省將船隻被凍

情形○已經具奏○暫候
命下之日○再回本國○該夷人均各應允○將隔二日○忽然夷人俱各
我見富勒洪阿○嚷稱伊等公文緊要○遲延日限○性命難保○
立時就要由冰岸啟程上行○該員再四苦勸○時至隆冬○中
途並無村莊○儻遇大雪○斷絕口食○凍餓而死○那時爾等國
王官員等○豈不含怨本省○夷人回言現有乾糧○不致凍餓○
仍再四安慰○該夷皆有怒色○若不放行○伊等就要自戕身
死○當時萬分無奈○始將夷人由江邊俱各放行○該夷復言
內有一人○身得重病○懇祈留存養病○仍留夷人五名○照看
病人○並有物件○一併存放○俟病痊後○再行回國○所有被凍

夷船六隻。已飭令水師營兵等。妥為看守。另派官兵。在夷人後尾隨。跟送出界。合計往還夷船。共一百三十八隻。應將俄夷先後呈遞文字七紙。並有該夷咨報理藩院公文一角。一併恭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淳。奕格等。先後奏報。俄夷欲分地界情形。諭令該將軍等。作為己意。公具文移。知照該國。聽候勘定。不可將入奏一層。令該夷聞知。致礙辦理。茲據奕格等奏。該夷阻冰登陸。已由陸路回國等語。夷情狡詐。雖現在經過江面。尚無滋事。而聲言明年仍有船隻前來。居心叵測。仍須密加防範。其存留養病各夷人。著妥為照料。毋致有所藉口。至俄國呈遞伊國

字跡七紙。並咨報理藩院公文一角。姑暫存留。俟該將軍等作

為己意。行文曉諭俄。再由理藩院給予回文。亦祇可正言理諭。

令其遵照舊章。如有非理之言。理藩院亦不敢據以入奏也。至

現在該夷由陸路回國。恐其為偵探路徑起見。抑或另有詭謀。

著奕格會同景淳。德勒克多爾濟。暗地設防。一面將界碑原文。

勘定從前分界處所。妥商辦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咸豐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桑克丕業特爾

布爾格誠。將薩納特衙門。咨覆貴院文書轉遞。預為稟聞

事○

貴國三處委員○由松阿哩江海口回各原處時○敝國與咲夷對敵之人○乘坐大船數隻○即於海口各處打仗○及至敝國之人退回時○所傷甚多○是以本國主屢次傳諭○令奮力先赴海口等處防堵○其軍需等件趕緊添設○敝國即於各處兵役○多為籌備○解凍時即行啟程等因○伏祈

貴國○將此情節○預先知照署理黑龍江之副都統○不得使兩國之人○稍有作難○貴副都統○如重兩國友誼○照看敝國之人○敝國重重酬謝○且兩國分定邊界之事○敝國將意見詳細備文○並將所有在海口與敝國約會情節○業經由貴委

員犖明轉遞矣。貴院如有應覆之書。即於明春趕緊咨覆。在此特候來文。為此咨行。

丙子。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𠸄咈與俄夷肇釁。實由於𠸄咈兩國相助土耳其國之故。土耳其本為俄囉斯屬國。歷代國政。聽命於俄國。後因土國跋扈。俄國發兵船。意在使其自知悔懼。詎料土國乘夜。駕將兵船概行焚燒。凡駐紮該國之俄官。一併殺戮。復起兵先叛。直入俄國界內。侵奪沿海港口三處。燒毀礮臺數處。俄夷憤恨。立即發兵。奪回三港。轉復據其大港口三處。土國仍鴟張如故。以致俄國大

興問罪之師。半月之內。擊沈土國戰船一百餘隻。傷斃十餘萬人。因求救於暎咈兩國。土國在黑海交界之要隘。居中國新疆葉爾羌之西。為暎咈兩國往來船隻必經之路。是以各發兵船。極力救援。名為抑強扶弱。其實自為計也。俄酋於上年秋間。曾面諭該國帶兵將弁務將從逆犯順隨奴叛主之暎咈土等國兵船。盡行勦滅。毋令片帆一卒回國等語。彼時暎國甫將俄夷之屬國一名吧叻咧活。一名啊叻嘛。一名暎嘧咗。三處先後擊破。暎國由是頗覺自雄。俄國王愈加激怒。因國王病逝。逆迎啞叻𠺕吖嗣位。因其平日教士愛兵。頗相敬畏。迨至夏間。暎咈等國聞其新

立。欲乘人心未定。編造流言。遂發大兵。攻其不備。不知新
俄王先在吐吧吠啼嚕口外要隘。親歷指揮。倍加嚴密。迨
至嘆咈等國。大兵雲集。尚未進攻。俄國先行用計。將各國
犯界之水陸將士。傷亡者約有十餘萬人。全軍幾於覆沒。
俄國乘勝。即派兵船三十餘隻。突至嘆國界內。當經掌理
國務大臣。統領重兵。竭力守禦。接仗三旬之久。卒於夜間
被俄兵攻進港口。死者不計其數。所有守港口之兵船。全
無下落。由是嘆國各港口。紛紛請兵嚴防。嘆國女主。因其
親兄陣亡。極為心痛。現已自行駕坐火輪船。前往咪唎兩
國。而求救援。並派掌理國務親弟。分往大呂宋。小呂宋。咈

蘭等國借兵相助。復諭知在香港之大兵。認真防守。隨時具陳各等情。查俄羅斯與咈蘭等國。搆釁已幾兩載。各不相下。惟俄國猶强盛。如前。暎國似有力不能敵之勢。該女主既有認真防守之語。恐其擾及內地。現在香港。極力設法。預為警備。且俄夷船隻。近來一至廣東。兩至上海。彼時尚與暎國無隙可乘。刻下倘或自駕駛船前來。迥非往昔可比。惟有勤加偵探。密設防維。甲申。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歡德奏。俄夷屢次由黑龍江來往。茲人據該夷呈遞清字內開。伊國現在松花江左岸。占居地方。並聲言復欲將黑龍江所屬大

興安嶺西面。至精奇哩西里木的牛滿卡木呢哈達等處地方。若分給伊國。即水路各處。皆可往運各等情。再四思維。夷人詭詐。誠恐疆陸邊關。儻生叵測。各路無防。況軍營屢次提調官兵。庫存軍器短絀。一切掣肘。且黑龍江。墨爾根。胡蘭。呼倫貝爾。四處官兵。俱有邊防守城之責。臨事又難調遣。惟有打牲處八旗官兵人等。俱係村居。暨鄂倫春人等。又係山林野處。虞獵為生。即打貂山場。又毗連夷國江界。去歲夷船駛至之時。曾有鄂倫春驍騎校莫爾格納。被夷人脅逼。私行導引。已治罪在案。不得不從權籌備。以防不測。若將打牲處八旗官兵。暨五路鄂倫春人等。應納

咸豐六年進貢貂皮。暫緩一年。免其進貢一次。即嚴飭該總管將八旗官兵。禁其遠出虞獵。以及五路鄂倫春眷屬人等。全行傳集。歸交該處八旗官兵。責令按戶分為管束外。再將該處八旗官兵鄂倫春人等。尋常打牲使用鳥槍等軍械。暫行查取存官備用。洵為因時當急之備也。

諭軍機大臣等。奕格等奏請將打牲八旗官兵及鄂倫春人等收取器械。分戶管束。並請暫緩進貢貂皮一摺。原為防備俄夷起見。但此時俄夷。雖有詭詐情狀。尚未敢顯然違悖。只可暗地設防。若將打牲官兵及鄂倫春人等。一概收回管束。並將鳥槍等械。查取存官。恐跡涉張皇。儻使該夷聞知。轉啟猜疑之意。況此

項人等。村居野處。專以打牲為業。亦不可令其失業。致形苦累。即進貢貂皮一節。現在黑龍江。並無別項事故。何以無端免貢。明年若仍令進貢。又將何以為詞。所請分戶管束及免貢貂皮之處。均屬窒礙難行。著該將軍。將此項人等。如何設法稽查。加意防範之處。另議章程具奏。總宜示以鎮靜。不可先露防備情形。亦不可使鄂倫春人等失業。方為妥善。

乙酉。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三處委員與俄酋會議分界原委。遵即飛咨吉林。黑龍江將軍。酌覈情形。作為乙意。會同行知俄羅斯薩納特衙門。

硃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派出會同爾國使臣商立界牌之三省委員稟稱。職等遵派由水路行程。於八月初十日行抵關吞屯地方。與木哩斐岳幅隨員面見數次。商辦設立界牌之事。據隨員等聲稱。雍正二十八年。兩國議定和約。東邊沿海地方。作為公中之地。東岸為俄囉斯所屬。黑龍江松花江俄囉斯呼為阿木爾各源。均在俄囉斯境內。黑龍江至東海地方。至今尚未劃分。阿木爾為防堵外國要區。且本年夏間。在松花江海口屯兵築壘。兩江左岸。設卡整整一夏乘船行走。冬令仍欲騎馬。於冰上往來。應於此處立界。

又黑龍江河源。始於俄羅斯所屬地方。今應取和。將黑龍江左岸。悉歸俄羅斯國。黑龍江烏特河及松花江海口兩岸。尚未劃分。黑龍江松花江左岸。既已分給俄羅斯國。其黑龍江松花江左岸海口居住之鄂倫春赫哲費雅哈人等。應否撤回。

大國酌覈辦理。精奇哩西林迪牛曼等河。雖係

大清國地方。松花江口。陸路行走。夏冬泥淖難行。亦應分給我們各等情。當經我國三省委員。諭以此等地方。若更改舊制。於理不合。且亦不能專擅。將爾國木哩斐岳幅來文。帶來奏聞

大皇帝。是以界牌未能定立等語。查咸豐三年。貴國咨行我國理

藩院文稱。俄囉斯國。與

大清國邊界。自格爾畢齊河起。東邊流入山北之河。均屬俄國

地方。流入山南之河。均屬

大清國地方。早經決定。惟

貴國立有界牌。本國並無界牌。本國東邊西畢爾大臣。以不

准誤越境界。務須設立界牌。是以敝國君飭令迅速立界。

行文

貴國委員商辦等因。奉此。惟

貴國委員。來至恰克圖。會同我國東邊錫畢爾商辦。仍請於

未分界址。近海地方。亦設界牌。以期大有裨益。靜候覆文

等語。咨行前來。當經轉呈大部。查從前議定格爾畢齊河

源。順外興安嶺山梁為界。山陽為

大清國地方。山陰為俄羅斯國地方。烏特河等處。均不得侵占。

即與貴衙門咨行我國大部之意符合。且原咨並無更改

界址無理之言。惟不准誤越境界。請由兩國委員。議立界

牌。其未分界址近海地方。亦請立界。尚屬合宜。是以本國

三省各派委員。此次岡畢爾那托爾因防英夷來船。自松

花江口至闊吞屯。占踞若許地方。均為

大皇帝屬貢之所。赫哲費雅哈人等。居住地方。捕打為業。歷有年

所。再精奇哩西林迪牛曼河源。亦應本省每年派委官兵
巡查。我
大清國所屬地方。由別國流入界內及我國流入爾俄羅斯等
國河叉。不止一處。此等河叉。豈有以流出之處為辭之理。
爾國與我國毗連。二百年來。諸事均照舊制辦理。和好有
年。今爾國固畢爾那托爾。占踞我國赫哲費雅喀歷年居
住地方若許。仍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分去。實非按照
兩國和好定制。持平辦理之道。我國例制綦嚴。似此率更
舊制。被占若許地方。我三省將軍大臣不敢專擅。亦不能
以爾國無理之言。率行違例奏請。致獲重咎革職。且與爾

國無益。著行知貴衙門。轉飭固畢爾那托爾。按照從前貴衙門咨行我國大部公文。於早年所定地方。迅速立界。以免誤越。惟各飭所屬。於近海地方。詳加履勘。其未分界址地方。比對兩國原定檔案。秉公酌辦。庶兩國和好。永遠堅固。若欲率更從前定准。二百年間毫無事端由來已久之交界。濫行分立界牌。有妨

大皇帝朝貢多人生計。則我三省將軍大臣。斷不能曲從。以致將來獲咎。為此先行咨明貴衙門。以免往返屢次行文。即照原定舊制辦理。此係三省將軍大臣公同擬稟。各用職任印信咨行。

硃批○覽○

十二月○庚寅○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

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富勒汭阿報稱○前有因病落

後俄夷瑪雨爾一名○並有服役人五名○茲該酋病痊○欲回

本國○派官兵押送出境○

硃批○知道了○

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咨行理藩

院文字○照例轉致○並繕給該夷回文○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咨文○

力咨行事。昨聞塔爾巴哈台買賣圍子一事。甚不滿意。查該城匪徒。於七月十四日夜間突至。處處放火。焚搶貨圍財物。及管事人物件。初時知城內既有委員。不信有此不法之事。迨至接閱西錫畢爾。與伊犁將軍往來咨文雖亦愚民無知。肆行不法。可惡已極。本國已作如是想。然該城官員。於所屬民人滋事。不能預防。亦堪詫異。況從前該民合己有任意勒索貨圍之事。何以該員不為約束。雖伊犁將軍咨稱。現在查拏人犯。追索財物。然敝國意見。總以此事緊要。欲免不和。務將人犯拏獲治罪。以警其餘。所有失去財物。被焚貨圍。早為賠償。如此辦理。敝國尚無說辭。若

酌定此事。及商辦關繫買賣緊要之處。應互委可靠之員。

預為籌畫。如就此時情形辦理。大有裨益。該

貴國計不出此。俟接奉示覆。即派可靠之員。前赴伊犁會同

伊犁將軍或別處委員商辦。此節已奏知敝國君。至塔城

此案。誠不滿意。斷不可因此有失和好。致妨多年友誼。並

可就將來辦法。於兩國和好。轉為堅固。所屬人民。亦大有

裨益也。為此咨行。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貴國薩納特衙門咨覆塔爾巴哈台焚搶

貿圈貨物一案。現在本院已交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參

贊大臣等。查明滋事緣由。秉公辦理矣。為此咨行。

乙卯。吉林將軍景淳奏。前令查明唉嘣兩夷。有無在東海一帶侵擾。徧詢近年守卡員弁。僉稱各卡相去東海尚遠。實不知有無唉嘣侵邊之事。昨據黑龍江將軍咨稱。該夷由陸路回國。恐其為偵探路徑起見。應暗地設防等因。咨會前來。查三姓琿春甯古塔。皆有水路與俄夷可通。距東海則各以數千里計。其間惟松花江兩岸。有赫哲費雅哈人等久居。餘則曠邈無涯。並有人跡不到者。控制誠難。第合卡倫實為咽喉之要。前令密為防範在案。伏思兩年中。俄夷出入。雖尚無擾亂情事。其所載人畜糧械。除占踞闊

屯。餘在何處分布。無由而知。前因分界。尋思該處自康
熙年間平定以來。歷守藩服。今忽有此舉動。陽請分界。陰
圖侵軼。以防堵哄啉為名。俾可恣意往來。其不即肆逞者。
乃因立根未定耳。今當多故之秋。又乏禦侮之力。此中操
縱。允宜權量。各處旱道。原多重山疊嶂。彼誠無所施其技。
水路則節節可通。又就人力論之。黑龍江存兵固多。病在
無糧。吉林既無糧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論之。此時皆
知自守。誰敢啟釁。彼若在左近設卡。自不得不正言向阻。
昨見委員富呢揚阿據稱該夷晤談時。問及南省賊勢。伊
等告以金陵賊首已擒。即為稱賀。蓋深悉南亂之不靖而

言耳。該夷本為乘隙而來。彼之進退。即視賊之消長。查吉林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調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琿春寧古塔剗下為至要之區。三處僅止共存兵八百餘名。雖令各該處挑選閒散團練鄉勇。究之為數無幾。到城駐守。行資坐費。無款可籌。可否先就三姓琿春寧古塔三處征兵。撤回二千名。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防夷情形。並請撤回本省官兵守禦一摺。俄羅斯與三姓等處。邊界毗連。兩年以來。該夷以請分疆界為名。陰懷叵測。景淳此奏。實屬思患預防。惟此時粵匪未平。正在攻勦之際。調出官兵。萬難遽行撤回。祇可將備調餘丁。勤加操

練。以成勁旅。從來撫馭外夷。惟有設法羈縻。善為開導。斷無輕率用兵之理。該將軍既已洞悉情形。定能處以鎮靜。密加防範。儻該夷來春復至。別有要約。務須妥為駕馭。勿啟釁端。並著嚴飭三姓等處官兵。認真防守。毋稍鬆懈。

咸豐六年。丙辰。正月丁卯。兩江總督怡良奏。准兵部咨禮部奏稱。據朝鮮國王。差護送漂收夷人四名來京。譯訊該夷等。係花旗國人。一名托默斯馬斯特爾。一名額都瓦爾特巴拉里。一名達匪特巴爾那斯。一名滅勒匪勒克勒塞。奏明照護送朝鮮難夷之例。解交督查訊明確。如上海等處。有該國來海口貿易之人。即令附便回國。奉

旨依議。欽此。由兵部將該難夷等遞解到常。當即發交蘇松太道查辦去後。茲據該護道藍蔚雯詳稱解到難夷四名。譯訊據供。均係花旗國人。在夷商者爾船上。充當水手。由伊國到內地貿易。在洋遭風遇救。由朝鮮國解京等語。詳覆前來。查花旗即咪唎𠿝。該夷在五口通商。上海地方。有夷目管理該國通商事務。已飭將該難夷等。交該國夷目保領。聽其附便回國。以副

聖天子懷柔遠人至意。

硃批。知道了。

庚午。黑龍江將軍奕格。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謹將

所屬鄂倫春、畢喇爾人等、分戶嚴行管束、斷不准與俄羅斯有涉、並另派妥員、不時稽查、如有違令者、加重治罪、該管各官、從嚴參辦、至各要隘、不可先露防備情形、以示鎮靜而免猜疑、

硃批、覽奏均悉、

奕格等又奏、詳閱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所擬會銜知照俄夷文底、甚屬周妥、是以飛行知照景淳商酌辦理、嗣准景淳咨稱、意見均屬相同、並將庫倫寄到空白鈐用該將軍印信備文、飛送庫倫、以便會銜公具文移、由該處交俄羅斯固畢爾那托爾轉遞薩納特衙門外、至黑龍

江省。與俄夷連界。已經嚴飭邊界守卡官兵。不動聲色。密加防範。儻該夷續有情形。再行隨時密奏。再該夷所稱嘆佛兩夷。常欲侵入江口。查松花江口。係吉林地界。運即飛咨景淳。若由松花江口侵入者。令其就近查訪。若由黑龍江侵入者。亦即密加查訪。查從前與俄羅斯分界案內。以山陽山陰為斷者。大概指興安嶺之前後而言。又查咸豐三年。前任將軍英隆奏案內載。俄羅斯國欲分界立牌。該國來文內。亦有自格爾畢齊河源起。東邊向山陽流去之河。係我國之地。向山陰流去之河。係俄羅斯地面之語。現在交界處。原立係石砌封堆。並無界牌字跡。

硃批○知道了○

己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由陸路回
國○恐有窺探情事○遵即飭令車臣罕等愛曼各盟長備齊
軍裝器械○不動聲色○密為防範○毋使該夷知覺○以免肇啟
釁端○

硃批○知道了○卿等所見甚是○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據賚送公文之俄夷聲稱○伊曾隨
固畢爾那托爾○在東海與咲咈接仗獲勝○咲咈兵船○仍由
海道○前赴上海廣東過冬○今年和暖時○仍欲與俄國爭戰
等語○該夷所云○是否屬實○均應查辦○謹將該夷咨行理藩

院文一件呈

覽。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茲於咸豐五年。八月二十日。由貴院大稱所有辦理楚庫察克滋事之案。業已吩咐將各犯迅速拏獲。嚴訊究辦。其楚庫察克各商人。仍令在彼貿易等因前來。敝國未奉到貴院文書以前。已經咨行貴院。將楚庫察克滋事之案。應如何各盡友誼。妥為辦理。敝國意見。仍在彼處貿易。無所畏懼。貴院即照敝國從前咨文。將此案逐件

究辦。將焚燒我們官貿易之房間貨物折銀賠補外。兩大

國和好之道。皆以誠心辦理可也。為此由本城桑充玉葉

特爾布爾格咨行。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俄夷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

咨行理藩院文一件。當即繕具收到覆文交瑪雨兒帶回。

照例賞給緞疋茶葉等物。

硃批。該院知道。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敝國於咸豐五年三月。四月。兩次接閱

貴國來文。敝國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業經遵
照咨覆貴院。其來年興兵防守黑龍江口。由西畢爾內地。
運送兵餉。咸豐五年四月。接閱部文。總理敝國東邊大臣
將咨
貴國文底。奏明敝國君在案。總理東邊大臣。乘船行至
貴國黑龍江地方。祈
貴國官員。將敝國人以友相待。儻有疲乏者。亦將敝國來船
之人。加意款待。毋生疑惑。敝國人若在黑龍江住宿。不可
稍有欺壓。嚴嚴吩咐。不失兩國交友之道。爲此行文由桑
克丕業特爾布爾格咨行。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呈遞夷字之使臣西喜上年因咪夷與俄夷接仗。旋回上海廣東等處過冬。本年春駛仍有前來接仗之意等情一摺。又據奕格等奏。前曾密派由回疆發遣之回民扒子哩偵探。據稱俄夷本年春間。帶領夷兵數千。仍由內地。自黑龍江左岸。至松花江。闖吞屯。築城安卡蓋房等語各一摺。着景淳。奕山。詳查虛實。嚴防要隘。至俄夷原文所稱。該夷與咪夷。在海口接仗失利。並該夷如到黑龍江時。妥為款待。必欲重謝。難保無另有詭詐之處。着該將軍。將此情由查明具奏。並着嚴飭委員。斷不可收受俄夷禮物。致被該夷藉口。

除將原遞俄羅斯字二件。鈔給德勒克多爾濟外。並將譯出漢文一併鈔給景淳奕山閱看。

二月。丙午。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臣吉爾杭阿於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據護蘇松太道藍蔚雯稟據咪唎㗎領事哈嚟呈送該國夷酋啪嗎照會。臣吉爾杭阿公文一件。內稱該酋接辦該國公使事務。現已到粵。待該國火輪兵船到來。即赴上海。將條約重行酌議。當即覆以五口通商事宜。均應歸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查辦。江蘇省不能攙越。有與應議之處。應由該夷就近呈請兩廣總督查辦。不必徒勞往返。茲又據藍

蔚雯稟稱。據暎夷司稅李泰國面稟。各國條約章程。必求更改。否則恐致生事。廣東葉總督絕之已甚。各國公使萬不肯再向關說等情。臣等查咸豐四年冬。各該國公使由天津折回。道經上海。本有且至六年再來定議之說。今咪夷首先發端。暎夷又假司稅之口。代為傳述。其詞雖似恭順。其意則存挾制。情殊叵測。現在江蘇軍務未平。相應請

旨敕下兩廣督臣葉名琛。設法羈縻。勿令驟然北來。以致多所掣肘。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吉爾杭阿奏咪暎二夷。欲求更改條約章程等語。咪酋伯駕移文江蘇。有候船即赴上海。重議條約之說。暎

首唆嗾。亦有各國條約。必求更改。廣東絕之已甚。各國公使萬不肯再向關說之語。是其意以欲赴上海為挾制。而藉口於廣東之拒絕。情形顯然。從前五口通商條約。雖有十二年再行更定之議。不過恐日久弊生。或有窒礙之處。不妨小有變通。其大段章程。原未能更改。該夷前年在上海天津要求各事。均屬萬不能行。經崇綸等面加駁斥。該夷酋亦自知理屈。不復爭論。今云廣東絕之已甚。故赴上海。蘇省督撫。本非總辦夷務。自不能允其所求。必至上赴天津。更屬不成事體。著葉名琛體察情形。妥為駕馭。如該夷所欲更改之事。實止細故。不妨酌量奏聞。稍事通變。如仍似前年之妄事要求。即行正言拒絕。務宜恩威

並用絕其北駛之念。勿峻拒不見。轉致該夷有所藉口。並著怡良吉爾杭阿飭令藍蔚雯轉諭各該夷領事。告以五口通商事宜。悉歸廣東查辦。他省均不得越俎。該夷若不肯向廣東關說。別省無可代為商辦。此次照會各情。業已入奏。亦止能請交廣東欽差大臣查辦。至於更議之處。該督撫不能與聞。婉言開導。令其駛往廣東。不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怡良等原片著鈔給葉名琛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